見聞隨筆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義妓

道光年間。余居吳門。街行見一少婦手抱琵琶。沿街賣唱。後有少男手敲竹板跳而從之。觀者如堵墻。詢知少婦本良家女。落難爲娼。色藝俱佳。素有名。聞其男本富家子。秦樓失足。家無立錐。娼婦憫之。遂棄娼賣唱。養其男。恥作迎新送舊之妓。可謂義矣。聞者嘉之。視買臣之妻。眞義妓之所不齒者。故特爲書之

不孝顯報

婺源沱川聞有不孝子某。少不如意。便打父駡母。族人怒之。大開申明庭。捉不孝子來。以家法處治。正行杖時。來一父老。年八十餘。見問何事受杖。衆以不孝對。老人笑曰。爾等祗見其子打其父。獨未見其父之打其父也。如見其父之打其父。則不怪其子之打其父矣。諺云。孝順還生孝順子。忤逆還生忤逆兒。請看兩落簷前水。點點滴滴不差移。老人說罷。策杖而去。衆亦罷議。放之歸。道之不問。

徐迂伯序文二首

玉谿居士五十壽敘

壽能亘古不朽者惟君子。達在上壽旌常。窮在下壽乘誌。而祝壽者當表其何由得壽。何日致壽。若瑣瑣然誇述其年數。艷陳吾文辭。皆所不取也。然舉世祝壽。不過曰享年有永而已。則市儈巖翁。懷殘秉賊。龐眉皓首。不勝屈指。過此以往。冰消雪釋。無復聞焉。縱壽過彭籛。亦奚足貴。是故知壽一身者爲壽。而不省壽天下者爲壽。知壽百年者爲壽。而不察壽萬世者爲壽。苟非學探性

命。數權修短者。孰能求壽於年數外也哉。惟我齊玉谿
仁兄。年幾伯玉知非。歐公會洛。倘以壽言。似未可祝。然
觀其修為積累。非人所易逮。乃祖雨峰先生。乃父梅麓
先生。宦跡才學。縱表史冊。而詩文翰墨。未傳於世。兄乃
搜羅彙萃。較對摹刻數十卷。又鐫帖卅餘卷以補先志
所未成。浩費萬金。自忘窘迫。易十數寒暑方獲告竣。幼
弟五。女弟一。俱未婚嫁。勉為籌畫盡善。不憚勞瘁。吾兄
修為積累。固不在是。是第為世俗所共見共聞者也。然
即此而論。可謂順矣。孝矣。友矣。夫孝友固人所當盡。特

念慈至失荊友至射牛若是孝友自古爲難吾兄拱亂空之變幻叵測較失荊射牛尤有甚焉者而卒能委曲求全孝也友也後人聞是風縱鄙薄偶儕亦當油然興起其寬敦也已回視夙昔顛沛危患適爲甄陶冶鍊不朽壽耳今寓居吳門吳門名賢彙集淵藪雖遐陬塞徼至者無不耳玉谿名亦無不欲納交玉谿以故客常滿座閒則琴書自娛書祖蘇黃詩宗元白丐索者遠近至方正舉云情有餘者其藝必精餘藝固無足重亦足增不朽壽也夫夫謂相知者貴相知心吾與兄相知三

十餘年。知事最恐。知行最深。用是刷國人浮言。觸同人諱言。膺吾兄所不忍言。遂不覺肆疏狂戇直性。陳不文瑱萃辭。祝亘古不朽壽。

寶稧室帖序

寶稧室帖。齊子玉谿承先志而作也。余自道光癸卯燕冀南旋。至甲辰秋過吳門天空海濶之居。訪玉谿。適見其爲乃祖雨峰先生。乃父梅麓先生。合刻雙溪草堂全集六十卷。鐫雙溪草堂遺墨跡九卷。晝夜校勘。畧刻不暇。費數百萬錢。或質產典衣。勉力藏事。相處數月。縱談

古今處世要道遠身心性命工夫無不可靠可稽者繼又商鐫寶稧室帖二十四卷以補先志所未逮計費四百萬錢他人雖皆欽其志體阮囊諒任陂無不爲氣餒而但從壁上觀咸豐紀元余又北上經月尋返遂足不越里閾玉谿時歸陽羨必過訪癸丑冬十一月復泊舟溪湄來訪且以寶稧室帖全部相贈細閱數過若李唐甥舅碑迄朱明余子疇等眞蹟世所不傳茲作是帖也發潛闡幽寓意深摯非可蠡測倘徒玩其鉤摹神妙亦猶夫不可語冰與海者然耳姑不具論余特喜其有志

竟成也。張奉云。賢者固不可測。豈不信哉。夫古今來簪纓累世。焜燿一時。遺金飫府。藏遺粟擬山邱。意氣揚揚甚自得也。幸而年豐人樂。適足以供驕奢。貧奔競捷徑爭趨。譁聲銅臭。不幸際兵燹凶荒。譎埋詭窖。機變迭生。至神魂忽忽。其若遺。欲暫求一息安。卒不可得。甚有以身殉。自甘若此者。不特忘祖父志。抑且遺祖父羞矣。今王谿承拂亂空乏之餘。丁干戈擾攘。會他人處此。正如雀棲雪。燕巢幕。患難交迫。志意交亂。乃獨孜孜矻矻。惟以先志未遂爲憂。世洶洶。手空空。若有相忘而不覺也。因

揆其十數年中。無一日不痛先志未成。無一日不望先志克成。其無一日不體夫先志者。即無一日不摹乎先人也。孔子云。三年無改。今專家政已一十有三年矣。孟子云。五十而慕。今計年齒已五十有二歲矣。居家和樂。友愛以外無問焉。作事勤慎。繼志以外無問焉。豈非竊惟孔孟遺意者乎。其仁親也篤。其立志也堅。其行已也力。是帖也。豈特爲齊氏繼其家聲。與夫傳先賢妙墨而已哉。余素重其人。今更欽其志。而謹爲之序。咸豐四年甲寅夏四月徐愼獨序。

余步雲斷指救父

同治十年二月。無錫青城鄉浮舟村余啟秀之第三子步雲。因父病重。乃於十二日夜。以菜刀碌去中指一個。煎湯奉父。父病即愈。毫不知痛。啟秀係余君蓮村之從叔。先是蓮村家人陸慶斷指煎湯救主。已列入第十八卷中。步雲蓋觀而感云。

溺女顯報

太倉沙溪鎮陳大。開豆腐店為業。連溺四女。所生四子。大者已二十三歲。幼者已十三歲。於道光二十三年兩

月之間。皆出天花而死。出花時。陳大夢中常見四個小女鬼索命。其妻發狂而死。陳大被賊殺死。一門死絕云。又上海大東門外王家嘴角海運局門口張丐頭之妻腹痛難產。十餘日不下。至六月二十一日。腹中之兒破門而出。怒目而視。仍舊鑽進母腹中。張丐頭之妻大呼痛殺。至二十二日死。據云。張丐頭之妻。生過七女。皆溺死。故有此顯報。同治十年六月二十二日事。

天津水災龍見

同治十年秋。天津大水為災。漁人網得小龍四頭。以盆

盛之。送進龍王廟。唱戲敬神。旬日龍去。災遂平。

湖北象斃

同治十年秋。外國貢象四隻。行至湖北。有一象見象童換新衣。誤認匪人。遂以鼻捲傷而斃。或謂象曰。象童無過。受傷而死。何忍爲。象聞言。仰首大呼。撞石而斃。噫、異矣。象因誤殺一童。便肯以死殉之。視古之從政者。誤殺無辜。不知其幾矣。要求其有悔心者。已不可得。孰肯以死殉之。覩斯象者。能無感乎。

徐孝子

滬城徐某病重。其子十二齡。走進邑廟。堅跪城隍神前。誓以死禱。父病不愈。誓死神前。夜分不歸。父病頓愈。呼兒不見。詢知兒在邑廟祈禱。不肯回家。父遂提燈入廟。携兒回家就寢無恙。同治九年事。惜未知其名也。

唐夢蝶

唐夢蝶素辦摺奏。當路大吏常延爲上賓。寄居吳門涉園。與余爲莫逆交有年矣。性好梅。常種梅百盆以自娛。具經濟才。當道光年間。夷人作亂時。曾著剿逆說徧貽當軸。余曾存一郝某於大吏。皆知其有勇知方之士而

不能用。因議和也。聞者惜之。唐預知死期。隔年徧告同人。某年正月告辭兩江總督某公而歸吳門。即將盆梅徧贈同人爲別敬。四月到期之前三日。大宴賓朋。曰費百金。期至談笑而逝。余撰輓聯云。剿逆有同心。君獻蒭蕘我敵士。升天無別事。生爲人傑死爲神。自今思之。其狀貌氣槪猶在心目間也。至唐之剿逆說與余之荐郝書。稿皆被劫火焚去。不可得而見矣。噫

張烈婦死節歌

烈婦張氏。浙之西安人。大城王蕁樓明府之侍姬也。生

三歲。家貧。鬻倡家、明府識之于武林舟中。憐而贖之。備側室焉。隨任之萬安。賊至。明府出戰不勝。城破賊犯趙孺人、姬以身護之。因與嬰兒俱被害。明府追悼姬人死事之慘。命工繪像。狀其概以徵當代之詩歌。銘示東屏觀察作傳以紀其事。因作詩。

王家姬。張家女。西安生萬安死。其生也不辰。其死也甚烈。銘公作傳歌。讀者心爲裂。嗚呼烈婦生可哀。三歲鬻娄船。十五王家來。十六育女孩。十七舉男兒。兒生纔五齡。與母同被災。嗚呼烈婦死最慘。罵賊護主

勇且敢。面如桃花心如石。不負所天死亦得。英魂長侍王郎側。芳終古垂竹帛。

貞孝張女詩

洞庭張興洪之女。許字葉恒蕃爲繼室。未嫁而夫歿。女聞訃。矢志不可奪。父病劇。割股進湯藥。卒不起。視含殮畢。即奔夫喪。撫育遺孤。新陽葛撰章聞其將扶櫬歸山。爲詩以贈。李登瀛作小引徵詩。余來滬上、應敏齋廉訪招飲。出眎此卷。因題一詩以贈之。時丁卯五月二十有九日也。

洞庭山。高插天。洞庭水。清且漣。張家女兒賢復賢。湖山靈秀鍾嬋娟。父病劇。女割股女未嫁夫已死。夫命似曇華。女心如井水。夫死有遺孤無母誰其撫。借曰不奔喪。何以對夫子。扶櫬歸山存夫祀棄家忠臣張孝女。嗚呼巾幗有完人。浩浩中流一砥柱。

朱嶽雲道士

江寧朱嶽雲道士。少從姚姬傳先生學詩。頗有詩名。題劉阮到天台圖云、他時我到天台去。祗問桃花不問人因此得名。題余畫圖與余酬贈詩。久已刊行。善畫菊好

彈琴好算奕至老不衰道人有租田數十畝足以自給田舍數間額日麥浪舫余題麥浪舫圖七古一篇久刊在集道光二十年後年逾八十杳不知其所之矣

題農隱道人麥浪舫圖

嶽雲道士仙乎仙酒酣得句追青蓮誅茅結屋滄江邊江波麥浪搖醉眠蝎來三見堯時水田廬盡沒洪濤底名爲農隱實無田一硯耕之而已矣觀君不用泣窮途世事大都如此耳君不見少陵成都舊草堂三間茅屋摧風霜

三晉見聞錄

䴥

山西沁州大悲寺。康熙二十六年秋。有馬產一物。人首馬足鹿身。寺僧以爲怪。埋之。越十餘年有馮昕者。寄書沁州佐馮祉云。曾聞向年沁北大悲寺。有產人首馬蹄鹿身之物。此名曰䴥。類同角端。鍾日光月華龍精人氣故生于神前佛舍。驟長能言知休咎。識時務。倏隨神隱。兆瑞應世。其產處氣當先至。馮昕者。江南甯國府宣城縣人。沁吏目馮祉。族叔也。博學多聞。而吳文端公果以

三十七年大拜。按梅誕生字彙。[illegible]厥縛切。音脚。獸名。鹿形人首馬足。

白竹

山西榆次縣昌源河之濱。人多種竹。不絲而白。望之如雪。土人謂之白竹。

黨參紀異

隋書五行志。開皇中上黨有人宅後每夜聞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許。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具人体狀。呼聲遂絕。唐常貢。上黨郡貢二百

兩金。潞州貢人參。上黨即今潞州至明時尚充貢。後太祖以人參得之甚艱。令不必進。按人參產石間沃壤。一名人御。一名神草。大者徑尺。小者六寸。本草圖經。載人參大治喘。相傳試上黨人參者。使二人同走。一與人參含之。氣自如。不食者則喘。產壺關紫團山者最佳。爲紫團參。唐韓翃送客之上黨詩曰、官柳靑靑疋馬嘶。迴風暮雨入銅鞮。佳期別在春山裏。應是人參五葉齊。又周繇以參遺段成式詩曰、人形上品傳方恐。我得眞英自紫團。憇非叔子空持藥。更請伯言審細看。東坡紫團參詩。谽谺

土門口。突兀太行頂。豈惟紫團雲。實自俯倒影。剛風被草木。眞氣入茗潁。舊爲人銜芝。生此羊腸嶺。按紫團山舊有參園。後墾爲田。其他山谷雖產。然服之尠效。

禮鼠

大同縣出黃鼠。劉績霏雪錄。黃鼠穴處。各有匹配。人掘其穴。見其中作小土窖。若牀榻之狀。則牝牡所居處也。秋時蓄菽粟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天氣晴和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疑即詩相鼠。按陸德明詩疏。今有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

謂之拱鼠昌黎聯句詩所謂禮鼠拱而立是也土人云黃鼠畏地猴地猴形小縱入其穴則喙曳而食之味極肥美元時曾以供御

憂畏爲養性之本

先祖雨峯公曰凡物順則死逆則活魚無不逆水而上雖至細之鱗遇大水亦搶而上力不勝則隨水而下力定復上禽鳥亦多逆風而飛人亦如此飽飲安樂縱情恣意如是夭折者多矣使辛苦憂畏拂亂心志能謹畏無意外事可以永年孫思邈論養性以憂畏爲本其言

反復甚切。所謂五行不順行者。亦此事也。此則孟子生于憂患死於安樂之旨。杜子美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醒。吾願世之居高粱紈褲者。常書此於座右。

學裘少時患病。中年多故。老來遭難。一生困苦流離。吃虧忍辱。無事不逆。無境不逆。無時不逆。聞者憂之。當局者不改其樂也。所謂凡物順則死。逆則活之言。有明證矣。裘之得以延年益壽。不忝所生者。皆從逆境得之。天之予我以逆境者。正天之玉我於成也。書之以志吾幸云。

思補齋日録

大器必由規矩準繩。葛中恬省心微言

人無繩墨。即有才亦屬泛駕之馬。其不蹶蹶而顛仆者鮮矣。三魚堂謂子弟聰明。當擴充于範圍之內。不當擴充于範圍之外。亦是此意。

遠慮非是空自愁苦。又非是多設機謀。是從天理路上尋箇經久妥當的法子。辛復元遺書

靜中覺萬事萬物都有條理。故靜爲制事之本。

辭受取與。賞罰懲勸。一切不可任性。任性多敗。葛子

曰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有緩庶幾詳審精密可以寡過葛子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禮義廉恥可以律已不可以繩人律已則寡過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故君子責已小人責人 林和靖

多言則背道多慾則傷生 林和靖

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 林和靖

象山先生登鬼谷山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惜精力不輕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健諸人皆

困苦不堪。

王陽明興兵。目不轉瞬者七晝夜。或問何以能是。曰、吾生平騎馬。目之所視未嘗及馬首。可見精神氣力。都是養出來的。葛端調嘗言年力方壯。國事待理。吾輩思爲他日有用人物。宜培養其精力氣骨。毋使用爲宴安逸樂。悠忽無事所消磨耳。

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畫一圖。凡田疇道路山水橋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間。某治某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爲一都之圖。合

諸都爲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爲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姦偷凡按徵發爭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爲保在軍旅爲伍韓信多多益善用是法也四明袁公以此爲荒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欺僞者無所容西山文集

貪汙自多欲侈始小官俸廩幾何百般皆欲如意不受賂安從得故淸心寡欲乃吾儒入手用功處也西山文集

惟儉可以養廉世容有儉而未必廉者若不儉雖欲廉而不可得也。陳榕門仕學遺規

儉之一字。受用不盡。儉則寡欲。寡欲則心靜。心靜則氣活。便有許多進退綽綽處。諸葛武侯言唯澹泊可以明志。唯甯靜可以致遠。余下一轉語云、唯澹泊乃能甯靜也。然其要只是耐得。古人云、咬得菜根。百事可為。真至言也。

朱子云、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固是節儉。然亦其保惜有方。

儉亦須從天理上推究。如窮而在下。不儉則不能無求于人。達而在上。不儉則不能不過取于物。制節謹

度。唯恐喪其所守。此天理也。若不顧義理之安。唯以節嗇爲聚斂。則儉便是吝之實。貪之根。極其流弊。不至于纖悉言利。悍然不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而不止。此天理人欲。學者所當深辨也。

日用起居。事從節嗇謂之儉。儉可惜福。酬酢往來事從節嗇謂之吝。吝必多怨。

常能把捉此心。使語不妄發甚難。王文山尋樂齋偶鈔

須時時收拾此心。勿令少放。馬祖云。一迴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此語卻自說得警醒。

寡字亦養心之一助

嗜學者焚膏繼晷。亦不可夜逾二鼓。以子分乃貞元之會。宜令心神歸宿。滋息夜氣。尋樂齋偶鈔

臨民十二箴一不收長隨。二不借京債。三慎擇幕賓。四防檢宅門。五交盤清楚。六用度節省。七清心寡欲。八錢糧隨收隨解。九案牘不滯。十慎重審斷。十一事上官以和。交紳士以禮。十二馭吏嚴而有恩。尋樂齋偶鈔

人之情猶水也。規矩禮法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至奔潰。

黃虞封實學録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要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實學錄

胡敬齋曰、見義理不怕見得鈍。只怕見得淺。雖見得快。若不精細。亦不濟事。余見事最鈍。又疎。其何以濟。

薛敬軒曰、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使書味深。則心自熟。

林志惟讀薛文清讀書錄。掩卷而歎。家人問故。曰、予覺昨評一人傷於刻矣。纔見薛錄云、聖人取人極寬。如仲

叔附王孫賈祝鮀。皆未必賢。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是以悔也。又覺昨處一事動於氣矣。纔見薛錄云、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于自修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予是以悔也。又覺昨言一事近于誕矣。纔見薛錄云、常見人尋常事。處之合宜。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予是以悔也。又覺昨諾一人涉于輕矣。纔見薛錄云、凡與人言卽當思其事之

可否。可則諾。不可則不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不可行。則不能踐厥言矣。子是以悔也。實學錄

聖賢貴剛。蓋以制欲。非以制人。臥雲子

蔡文忠公倅濟州日。至醉。賈存道先生詩云、聖君寵重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自是終其身。未嘗至醉。謝上蔡嘗寶愛一硯。後聞程子玩物喪志之說。遂碎其硯。可見古人克已工夫。直恁地勇猛。學道須如此斬絕。方有進步。剛字從刀。取割斷之義。昔人謂人必能大割捨。

然後大有成就。仙釋家往往多成就之人。以其能一切割捨也。鍾呂問答。謂吾有慧劍內劍以斬欲、外劍以祛邪。亦卽吾儒剛以制欲之義。但彼書文義說得離奇耳。慧劍者。言知之卽能割斷之也。

臨事着一茍字便壞。 高忠憲

天地間福祿。若不存些憂勤惕厲的心。聚他不來。若不做些濟人利物的事。消他不去。 實學錄

范文正在淮揚。有孫秀才上謁。公助錢一千。明年復謁。又助一千。因問何汲汲如此。孫蹙然曰、母老無以養。若

月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爲子補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于學乎。孫大喜。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徒。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則前索助者也。公乃嘆貧之累人。雖才如明復。猶將汨沒。况其下者乎。實學錄

當官處事。嘗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爲主。卽如一催科也。其勢萬不能免。但就其中求所以省民力者。不使騷擾重爲民害。則所全已多。一聽訟也。準之以人情物理。出之以靜氣平心。不事煆煉羅織。而人心各得其平矣。仕學一貫

□□□觀察江陵時。某方伯來謁觀察。接見時。所穿補服一鈕失扣方伯公見之以爲褻玩。忿怒。觀察謝之怒不可解。後每辦公事。多成齟齬。以此見衣冠言動。不可不慎也。

浚遒縣祠唐后二山。衆巫每歲取民女爲公嫗。有妨嫁娶。令莫敢禁。宋均命今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女。勿擾良民。其事遂絕。較之西門豹投巫之事。更不惡而嚴。從政者所當知。譚輅

邑令志不在民。一切付之鄉保吏胥之手。飛走賣弄。聽

其自爲。需求如志。則以上等之戶。降而爲下等。賄賂不至。則以百金之産。增而爲千金。西山策略

地方官詞訟。無日無之。最足見居官者之明暗。而亦戒飭平反革薄從忠之一段大工夫也。慨自人心多變詐。明明被毆而傷。稱殺傷。分明爭財。妄云搶刦。又或牽引其父兄。連及其婦女。意謂未辨是非。且先使追呼擾動。耗財以洩其忿耳。更其中誣賴人命。尤極慘酷。或以奴僕脅主人。或以頑佃誣業主。或以卑幼制尊長。有視人過死而乘機索詐者。有冒認親族而毀門壞屋者。種種

誣罔。不可枚舉。官長止以屍場一驗了事。而豈知其魚靡內爛。已無所不至哉。此弊不除。人心日益險。事變日益多。官府亦應接不暇矣。吾謂戶婚田土。當視其情詞虛實。不宜濫准。不准者。必指批其不准之故。毋使再來翻瀆。不可粗心浮氣。略觀大意。以不得混瀆一語。批出了事。其准者。則必親問。不可聽其講和。問則必速。不可稽遲拖累。審明則必斷結。不可含胡遂出候示。又起探聽打點之弊。若於投詞之日。使原告證佐同時到案。當堂取證佐確供。倘詰出黨惡誣證之弊。不待被告到案

證明。先懲其誣證扛幫之罪。其有情節可審者。則限日投審。原告情虛。固必加罪三等。而證佐則尤加重。不過一二月間。扛幫積弊。無情誣訟。即可去其七八矣。士學一貫

凡有告狀。當堂收詞。就原詞駁詰。無可登答。輕則逐出不收。重則量懲所告。似有理而一時不能查案。則暫收候批。凡僱人代告者。不敢來矣。州縣告狀。雖不拘于告期。勢須隨告隨收。接狀時即須抽閱一審。亦以免告期擁擠守候也。仕學遺規

朋友須箴規指摘意少。誘掖獎勸意多。王大成

先祖雨峰公博學多聞著作極富乾隆癸未進士主講山西晉陽書院著三晉見聞錄官粤東著思補齋日錄杜詩本義文鈔詩鈔久已刊行孫學裴采數則以廣其傳

見聞隨筆卷二十四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雙節殉難詩

咸豐六年丙辰西寇陷揚郡甘泉民葛大純妻高氏子椿妻張氏臨難死皆節婦也先是癸丑賊陷揚姑婦避至城外家無男丁椿遺二女繈絰拮据供薪水爲仰事俯育計賊至更無所得食寇退還居城內丙辰賊再至姑婦計不死必遭辱皆自經張氏先手刃二女後自刺不死復就縊高年二十一守節已得旌死年六十三

張二十三守節死年三十女大者十四次九歲余贈詩云

甘泉葛氏父子繼殂一門雙節孝婦事姑孝婦無兒祇生二女仰事俯育零丁孤苦賊來城陷姑死婦隨恐爲賊辱先殺女兒借曰不死畏名辱身雖其死之名揚身存嗚呼姑婦聖賢根器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可以無恨可稱完人流芳百世益壽千春嗚呼雙節其三達德生振綱常死全貞白鬚眉失節累萬盈千聞爾節烈能無愧焉我陷吳門十閱月矣罵賊得生

墜慺不死今題雙節歲暮年衰中書君禿深係懷來

盛子履

鎮洋盛子履大士學博所著詩古文詞久刊行世其餘力作畫純是士夫氣韻常用江左詩人老畫師之章爲山陽縣訓導余堂兄康號約齋由進士榜下知縣改授淮安府教官與盛君爲同寅余幼時讀盛君時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一篇心慕不已道光元年余年十九得讀盛君詩古詞畫遂作寄懷盛君詩二律復畫設色山水一便面寄之盛君謬加評目許以近古載之溪山卧

遊錄卷三中云齊子治學表發源人梅麓太守之子詩
學東坡書法宗歐虞畫亦力追元人嘗贈余扇頭設色
小景蒼秀有氣骨英年得此詣力未可量其所到又題
余蕉窗詩鈔云壬辰初春葯濤仁兄以子治公子蕉窗
詩鈔見示開編盥誦格高氣遒詞腴律細餐冰飲雪清
絕無塵卷中焦山諸作與酬落筆覽之如仙山縹緲風
雨合離其意思融結音節轉换處已得昌黎玉局劍南
遺山諸家勝境乃知沐浴於過庭之訓所造自不侔也
雅頌之音若作之手拾韻麗藻大雅扶輪更爲公子望

之鎮淮鹹大士識又題七律一章云鏤雪清才錦綺鮮風流何減小斜川吏稱香案逢爽佳詩到專門湖海傳鯉也過庭多勝賞感今嗣響奏鈞天元亭我欲攜琴訪羅畫溪邊艤釣船觀此記載詩跋其愛才悅士誘掖後學之盛心亦可見矣承惠設邑山水大幅愛蕉圖大沙飛村古梅圖皆有題詠俱付劫灰惜哉余曾載詩畫訪鹹淮城與家葯濤兄三人暢敘十日談詩論畫快慰平生逾年余入山避難鹹亦仙遊一彈指閒年交七十能不感慨係之

寄懷戚子履先生

風雅含情若不才。誠也勞戚意厚栽培。未經謀面心先契。若不拋甎玉豈來。愛我欲傳三管筆。先生向著讀史隨筆一書近加緒贈已承許賜贈君猶有一枝梅。時以愛墨上人贈梅畫箋奉贈山中無計消殘暑。日把新詩誦百回。

讀公文字記兒時。儒雅風流想見之。天下爭傳才學識。老年尤好畫書詩。銅官玉女都翹望。蘇海韓潮敢浪窺。先生評語稱云卓鍊清超駸駸乎入退之子瞻之室稱賞如此末何敢承可惜淮南千里隔。無緣握手慰相思。

舟次夜讀臧子履先生詩集敬題二首

舟次讀君詩風清月白時渾忘身在客不忍手停披
性與水雲活胸瀟郢聲奇拈來皆妙諦即此是吾師

妙語出尋常吟來字字香仙心同水月史筆挾風霜
往事何須念慨(生家庭多故悲之鬱時形於詩)名山定可藏荊州人
共仰容我獨登堂

高郵舟中讀子履先生惠畫作詩謝之

讀破萬卷行萬里執筆作畫畫來矣先生畫仙非畫
史千巖萬壑胸中起乘興揮之沒興止五日一石十

日水惠我畫箑并二紙房山大癡兼小米真得古人神與髓若論面貌迥不似筆墨何由妙至此書味詩趣為之耳以畫名者滿目是施粉施朱美則美娬媚但邀流俗喜予也捧腹笑不已身為男兒態女子顏色雖生骨已死此中三昧誰知己前有四王今子履秋風倚櫂江之涘好向畫仙參畫理

俞理初

黟縣俞理初燮孝廉讀書過目不忘書無不覽著作等身曾為張芥航河帥脩行水金鑑數月而成船過荊溪

訪余於雙谿草堂歎留小飲謂余曰近年甚無書讀四庫全書以及道藏內典皆在胸中國初以來名宦家世科墨源源本本背誦如流博古通今世罕其匹工篆刻爲余刻蕉窗寫蕊王谿書畫兩小印古雅可珍居家事母不樂仕進時移世亂不知所終

錢梅溪

金匱錢梅溪泳能詩工書縮本唐帖至其分書一味妍媚不求古雅名雖遠播終不近古先大夫字渠溪時倩錢君鈎刻松雪齋帖十八卷年八十三生一少子越數

年自知大限將到作辭世詩飲水月餘無疾而終。

戴蕉石

錢唐戴蕉石工詩有蕉石山房詩稿未刊行貞石理運之弟也道光庚子五月余寄寓吳門三太尉橋馬氏宅蕉石因兄故後無家可歸流寓吳門貧病交加借某典史自鳴鐘一架質番銀七餅某典史遂託言母病要借蕉石大小婢女二人去用久假不歸索之不理蕉石病中過余齋哭訴某典史靳婢不還意欲將婢抵鐘云云余聞言怒某太狠遂自典衣得洋八元交蕉石速贖鐘

出同蕉石到某典史寓將鐘還某索還二婢某進內室半時不出余坐堂事大聲疾呼某驚跑出對蕉石曰尊婢不肯回府奈何蕉石默然余曰奇哉奇哉太平時世竟有強匿人家婢女者乎攜蕉石手同出謂某曰巡撫大堂相見某聞言拜跪不遑苦求息怒挽進書房佳茗送上旋進內推出二婢出外見主人大婢年十八小婢年十三余命家人領女先行再同蕉石隨後押送恐某中途設計也蕉石到寓二婢進內余始返寓燈已上矣逾年蕉石病故余代其募化後事送櫬還杭其妻女三

人願入清節堂守節余代爲部署一切與董丈琴涵黃君秋士同出名片送入清節堂蕉石存余處詩二冊亂後失之書罷慨然

黃秋士之女出嫁

同治五年間有某生上海聚美軒觀劇見一女戲脚來前喚先生某生異而問其姓氏女曰我父黃秋士也先生訓讀二年竟忘之耶學生被人拐至上海賣進聚美軒大脚桂芳手中當一小戲脚已有三年今得見先生一面當有撥雲見日之時矣言罷淚流某詢其班中名

姪歲年。囑其靜守好音某生也。告吾友周存伯大令。存伯告之應敏齋觀察。遂出資一百元。贖回黃女丈姬。歸漢間者嘉之。存伯作伐。字任渭長之姪某爲妻。斯時黃女之母在清節堂。任壻接養杭城云。

朱青笠

常州朱青笠昻之。精於六法。山水擅長。中年畫渾厚近古。老年畫筆頭太尖。力趨時好。識者惜之。青學董香光。得其峭拔。失其雄渾。寓居閶門外。畫室一間。四面椅桌堆積書畫法帖。敗筆百十筒。石硯數百方。散置壁底。盡

桌上圖章印色筆硯界尺。筆架水盂書盆各色顏料紙絹扇頭雜陳左右中空一尺桌面作畫。日以潤筆養文甥二十餘日。爽士每以壞硯求售朱必應命故其硯石最多耳。道光五年夏四月余臨家藏黃大癡長卷朱青笠見之。留臨一本題跋一則云、世人學子久而不知子久學問之高靜悟之妙。雖日臨眞蹟契合殊難惟玉谿先生趨庭之暇追撫古本形神畢肖。盡以文人之精心測高士之神髓蹂對其性情超逸其趣致能使子久之品格造詣。悉流露於楮墨間。觀止矣。慨余自學畫以來

泛學名家習染既久欲一洗而空之專撫于久所仰望於先生者甚非淺鮮尤望將所藏予久真蹟日事臨摹傳之將來俾後之學者有所據依從此一綫之脈歷久勿替豈不幸甚題尊卷偏呈閱似所言不虛與諸公題稍異一笑蘭陵青笠朱昂之跋朱君題此卷時年已七十餘其遜挹奬勸之意令人心感不已近于滬城見顧蕙卿所藏青笠大畫冊十六幀中年之作仿古大家筆墨渾厚蒼秀眞可寶也

朱起貞

蘭陵朱起貞書立先生之弟也山水仿元明諸家但求形似毫無氣韻至其畫仙佛神像高士武夫出神入化卓然可傳常寓宜興與余往來數載得其扇頭一仿西田山水一仿思翁山水橫披一畫桃柳一畫眠琴綠陰上有飛瀑圖又爲余作葛仙翁移家圖意景可愛余入山後杳不知其所之矣

陸侶松

吳縣陸侶松英初畫花卉宗白陽山人後畫山水法思翁黃穀原先生之高弟也與余交遊一十有餘載同治

八年。余寄居滬城聞其去世悵然有懷嘆故交之零落也。

劉彥沖

西川劉彥沖畫宗宋元山水人物極其精細日以潤筆甘旨娛親性孤高寡言笑不喜婦人四十不娶事毋終天年哭毋不已未逾年疾作而卒傷哉今亦無此畫手矣。

顧子長

吳縣顧子長自號棱伽山民好吟詠喜禪悅尤工六法

能畫丈餘松栢梅石人物山水麤細皆精。劉彥沖之高足也。庚申之變。子長避地閩中。以醫學見知於某中丞。延之節署。賊滅回吳。重理舊業。同治十年辛未之春。余游吳門。館於于竹廬刺史安得廣廈。復識子長。爲余畫竹栢芝石圖。還山圖等幅。余題其宮姬調琴圖。古栢圖。蛇捕鼠圖。柳河東小像。詩錄於後。

題顧子長繪柳河東小像

貪生者不生。樂死者不死。打破生死關。靈光照千紀。

昔日章臺柳。依依實可憐。如何歷冰雪。高節竟參天。

巾幗慨鬚眉。從容成大節。優鉢現曇華。清潭印皓月。

題顧子長蛇捕蟲圖

蛇乎曷不潛身山澤中。養成鱗甲化爲龍。胡爲盤旋天矯挂老樹。下覷草間一草蟲。一蟲何足飽爾腹。徒使生靈受荼毒。蛇乎勸爾亟藏身。樹邊恐有捉蛇樂。吾鄉有捉蛇爲業名曰捉蛇樂。山民畫蛇豈有因。揮毫瀟灑傳蛇神。美人變相真堪畏。莫畫長蛇畫美人。

題顧子長畫古栢歌爲于竹虛作

棱伽山民氣如虎。揮毫落紙驚風雨。須臾老栢兩株

成。淋漓元氣吞千古。一栢拔地如人豪獨立不懼叅天高。一栢偃蹇如隱士。山中高卧呼不起。形奇狀怪身臃腫。規矩繩墨皆不中。空山盤踞不知年。飛出毫端引鸞鳳。此是山民自寫眞。孤高倔強超凡塵。不求聞達於人世。維知靜鍊其精神。魄力雄渾得天厚。絕似禹王書岣嶁。山精水怪見輒逃。虹氣夜出冲牛斗。畫家恒徑一掃空。畢宏韋偃將毋同。大材持贈空洞子。竹虛別號 高懸素壁生淸風

題顧子長臨周昉宮姬調琴圖卷

宮姬調琴周昉筆。疇昔湘舟曾什襲。藝海樓前宴客時。衆賓環視稱第一。兵燹頻年化劫灰、老顛今又泛舟囘豈知臨本存人世。又見宮姬調琴來、子長繪事世少比。本是讀書一種子。問渠何故妙至此、大都書味爲之耳。子長白髮今盈頭、劫餘長物去還留、鏡花水月重重幻。盛名高尚期千秋、

李定山

李定山孝廉名作雲。江西爐溪縣人。居檀樹村。村有明山公社神廟。神象開光時。李女年十八。美姿容、往廟觀

開光。工人摹女貌爲社神夫人、不日女死、越月李孝廉夢明山公差役來請至衙齋、明山公盛服下拜。執子壻禮盛筵欵待、進酒。李云素不飲酒、進肉、李云素不食肉、明山公遣役到判官簿上查、來役回云、李老爺簿上無酒肉。復遣役去著判官於李老爺簿上添寫一壺酒一斤肉。役諾而去。李告歸、夢覺說夢。從此每食必須一壺酒一斤肉矣。同治壬申秋、余游邗上天寧寺、與眞修僧談天。偶問其俗家姓氏。因說其胞叔李霽山逸事如此。

日本赤城青波老山

日本國清水赤城工六法。丁卯之冬。訪余滬城也是園湛華堂。一見如故。見余書畫連稱好好。常與筆談。情意殷勤。儒雅可敬。逾年潘露園胡公壽請客賞菊。又與同席。見日本國進士池田青波者與赤城坐共飲。相貌比赤城清秀。赤城不樂仕進。日本之隱君子。赤城贈余青綠山水二大幀。題跋云。溪山深秀。戊辰冬日寫於申江壽石山房。應玉谿老臺先生一笑。即希正之。日本赤城弟寶。又一幅云。日本慶應四年。戊辰仲冬上浣。寫於申江壽石山房。應玉谿老臺先生一笑。即希正之。赤城清水

寶畫追董思翁書亦古雅。不名一家可寶也又見日本書吏名老山老日在洋逕浜賣畫。山水花卉清趣可愛。亦雅人也余書露園賞菊長謌一篇。又臨朱文公詩六幅挂屏。贈赤城。赤城忻忻然拜謝而去。惜余年老不能訪赤城於日本。覽其山川人物作一卷海外紀遊詩也。

韓履卿

吳縣韓履卿崇桂舲先生之少子也。能詩好書畫。嘗謂余曰。涉世之道。宜學入俗。人能入俗。則有錢財。書畫入俗。則得潤筆。為人清高。必無福澤。余曰。其然豈其然乎。

但世間言貴利達者。流俗之徒居多。然而天生傲骨者。甯死不忍爲俗物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常存此心。不敢其樂。敎余學俗。儆謝不敏。韓唯唯。而庚申之變。四月十二夜四更時分。長髮賊已入城。費阿玉闖進韓室。從床上曳韓出水關。逃難過江北。寓居海門茶店內。逾年疾終。費阿玉者。鎗船之頭目也。初費得罪坐法當斬。韓力救之。得免於死。臨危之際。費亦救韓而出。難知恩報恩。亦可嘉也。韓之家屬存亡。則不得而知矣。

王應春

吳門王應奎精鐵筆。年八十餘。代余刻董題戴纓所繪大士像。上行蕭衣冠立刻大士象十八日而成。又刻先大夫送唐石佛入焦山圖。并先君焦山題詠廿餘石條。亂後送入焦山定慧寺方丈內室。山僧廣拓行世。王老之子名端甫。亦能守父業。代余刻先大夫蒲團小像并豐蹟同人題跋。殘石五條。尚寄存吳門友來巷與夫家。端甫亂後尚見一面。年亦五十餘矣。

沈采穀

浙江沈采穀女士。精於六法。爲余畫扇頭。倣王麓臺筆

意。有士夫氣。可珍可愛。其時近六十矣。

吳香輪

金壇吳香輪女士。工畫花卉。尤精女科。行醫爲業。夫亡寄居吳門舊家。園亭花木。頗得清趣。余曾訪之。暢談書畫。其年已近五十矣。

胡智珠

胡智珠女士。許梅甫之妻。定生之母也。工詩有七絕百首刊行問世。善琴。常在袁浦官家爲女師教書教琴

許定生

許定生淑慧女士。許梅甫之女也。母胡智珠也。定生嫁金壇某生早亡。定生歸甯。日以繪事養親。其畫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無一不精。大小麤細。無法不備。名重一時。僑寓袁江。自河帥以下。廳官皆給乾脩。車馬盈門。應接不暇。能琴工詞。先大夫之女弟子也。

贈張子綱 璱 五百七十四言 郎題其印譜詩集

孝哉孝哉張子綱。幼失怙恃家南昌。寒無衣兮饑無食。幕天席地餐風露。伯母苦守柏舟志。撫爲已子承烝嘗。漁牧明鑿靡不作。採薪負米娛高堂。弱冠得師授鐵筆

金石刻書傳四方。上追蝌蚪窮鐘鼎。下摹秦漢搜瓦當。
李斯小篆變古法。妍媚工爲時世妝。秦庭指鹿謀不軌。
藝林流毒身首戕。當其毀籍滅古篆。欲以小篆千秋彰。
豈知三代器尚在。古法猶得求微茫。張君巨眼大手筆。
獨奉古法爲津梁。君刻孝經我刻帖。同歷浩劫遭紅羊。余刻寶稧室古今墨蹟二十四冊李北海法華寺碑蘇東坡小像黃山谷贊以及大士像先人遺墨并拙書共成四十八冊今所存者百分之一耳不勝浩歎
真手不損古有說。傳作自有名山藏。卓哉詩筆更無敵。古歌樂府聲鏗鏘。北征沉雄杜工部。鹿門淡遠孟襄陽。自言三十學韻語。風騷以外攻

三唐。山肩高聳日月逝。英華咀嚼饑寒忘。紅巾賊起家國亂。袖筆從軍歷戰場。磨盾作書飛羽檄。橫刀殺賊從鷹揚。晨昏定省劇六戚。有懷將母嗟不遑。渠魁倏忽報殲厥。捷奏鐃歌慰我
皇。此時快誦杜陵句。青春作伴好還鄉。登堂拜母母益健。憐兒生還歡非常。椎髻之婦侍母側。蓬頭之子牽爺裳。樂敘天倫動吟興。草心惟祝春暉長。因貧而仕作小吏。折腰徒爲五斗粱。詩歌纖筆置高閣。心爲形役增慚惶。每思庭闈輒神沮。江永那能一葦抗。不如挂冠賦歸去。日著萊衣戲母旁。言罷拭

淚拂衣起。詩篇印譜陳琳耶。嗟余病眼久蒙霧。細讀頓令雙眸光恍到山陰看山色。應接不暇來青蒼。如入龍宮覩寶藏珊瑚珠貝爭煇煌。望洋河伯向若歎。迅隤老馬輸龍驤。志同道合那有此把臂訂交喜欲狂。飽喫盧仝茶七碗。痛飲陶潛酒數觴膠西冷君擅詞賦麗生江夏黃子能文章。相軒蘭陵居士汪芝之老。清臞似鶴負翺翔衆賓談笑日易暮。籃輿送我回歸艎。良朋幸未交臂失。唫魂應繞魚灣莊。余時寄居石港亂後故人能有幾。孝哉孝哉張子綱。

見聞隨筆卷二十五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陳玉方先生

先生諱希祖。字稱孫。自號玉方。江西新城人也。乾隆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改刑部主事。官擢浙江監察御史。文章妙天下。惜爲書名所掩。其書遠宗右軍魯公。近法董思白。得晉人空閬之妙。國朝書家。自張得天司寇劉石庵相國而外。無有倫比。年五十有六。告終養南旋。訪先大夫於梁溪河上。爲留月餘。暢觀書畫。爲先大夫

書祥時生三年四客之書屏楷帖之年祈年一月立伯

曰勤曰儉。教子孫兩行正路。惟讀惟耕。又書先大夫重

脩泰伯墓碑記。聯屏卷冊等件。不一而足。臨池時。即命

學裴仲紙。耳提面命。口傳八法。囑裴觀其運腕運肘之

法。不必觀其落紙之書也。曾書一聯一條幅授裴書法。

聯云果是端莊必流麗。全憑頓挫長氣機。邊款云子治

喜學書。天資亦秀。因與論入門之要。條幅云、學書不必

展卷即臨。須細玩之。漸得其一種秀氣。則此帖全神在

目。半月後臨之。事半功倍矣。子治世臺清賞此條幅已

欽勅寳稧室法帖第三集第六册中。爲先大夫書王右丞輞川詩并序。在仇十洲繪輞川圖卷後。精妙絕倫。此卷尚存箱內。世守勿失。又書月賦一段在南田畫扇之陰。此扇亂後尚存。裝刻先生法書二册。在寳稧室法帖三集中。以永其傳。以報先生口授八法之恩也。先生辭先大夫行至杭州西湖。疾作卒於白公祠。隨行一子延恩。即登之太守也。太守亦善書。先大夫謂其手中有字。胸中無字。良然。裝今年六十有九。計先生歿時。已隔五十二年矣。光陰迅速。有如是夫。噫。

秦膚雨

吳門秦膚雨名雲茂才。原名楨。號貞木。工詩詞曲。吳中三山人之一也。與余爲忘年交二十年矣。亂後著裁雲閣詞鈔行世。送別南曲附錄於後。

罳蟒序

亂後齊丈玉谿來吳。泊舟金閶。握手道故。每至夜分而散。留半月。悵然言別。塡以送行。

故里蒿蓬。算親朋生死。各自西東。總何堪緬想。舊交如夢。詩翁、丹霞顏尙童。新霜鬓已濃。歎龍鍾。脫了千

戈還幸握手相逢

前腔換頭

愁動感觸無窮縱昇平再見尚抱餘痛把青衫淚濕相對悲慟舟中幾濤終夜春霜天催曉鐘一燈紅話舊蓬窓猶記結社爭雄

貳貳令

盡推君騷壇將種千首成氣何神勇無怪聲價到雞林愈重詩比那坡老雄興來時吟肩聳毫揮五岳動

五供養

憐才情重。折簡相招。忙煞奚僮。煙霞雙蠟屐。花月一吟笻。遍訪吾吳勝境。快江左名流。偏衆似北海。賓盈坐。飲瑶鍾酒。酣談笑氣如虹。

好姐姐

看楓天平興勇。更銅井探梅。陪從獅林虎邱。讓君題句工。欣閒冗。那曉讌游難長共。皂帽飄然海上蹤。

川撥棹

心驚恐。驀地裏念家山鼙鼓動。渺天涯雲樹重重。渺天涯雲樹重重。阻烽煙音書莫通。日思君難去。衷日

望君難見容

錦衣香

闌珊了紫曲游。閒歇了青驄控。筵停了銀燭燒。撥罷了檀槽弄到重來畫舫吳娘一霎都空伯通橋畔泊孤篷。蕭蕭颯颯冷雨淒風。頓羈愁攪起慘荒城畫角聲中猶喜知交共。悶釋心胸。闊山別後。須把吟身珍重。

漿水令

悵從今吟詩孰共。悵從今把酒孰同。暫時歡笑倍情

濃。陽關一唱判袂匆匆天南北何日逢。相別與君添悲痛。離筵酒離筵酒。金杯怕捧蘇臺柳。蘇臺柳。莫礙行蹤。

尾聲

青山也把詩人送。儘載去一船鄉夢。愁見那蒲帆飽挂西風。

秦膚雨瓊兒曲

瓊兒王氏女。住城南之百花洲。父操舟爲業。女早孤。出與里中某氏子爲童媳。長有姿色。其姑逼使入青樓。日遭笞楚。終不親客。有貴公子艷女姿。以多金與姑欲置

女爲娶女逃歸依兄嫂以十指所出給居家年餘其姑與兄嫂謀仍欲令爲妓女知不免遂食生鴉片煙而死年十七歲時咸豐己未八月十四日也嗟乎處瓊兒之境能毅然出於一死潔其身以歸其節爲尤難也亟爲詠其事以傳之

瑶波秋冷芙蓉泣嬌紅吹死金風急可憐墮溷惜名花愁把瓊兒事重述瓊兒家住百花洲雛鬟生小解含羞纖纖玉手持蘭槳日向山塘盪畫舟山塘七里春波綠吳孃舵尾顏如玉落日楓橋停畫橈爭歌暮

雨瀟瀟曲。姿容生就麗如花。風情不解鬬鉛華。能諳內則由天性。碧玉休輕出小家。椿萱腸斷。摧何遠。孤苦零丁壻家去。選牀相逐弄青梅。兩小無猜早同住。承歡嬌小奉姑嫜。綠窗學繡女紅忙。壓線不憂貧女怨。調羹更遣小姑嘗。雲英許作裴航婦。藍橋路忽愁分剖。方期宜室賦夭桃。翻向章臺作楊柳。背人珠淚暗中彈。變起家門欲訴難。望姿還爲錢樹子。妝梳逼使入勾欄。勾欄姊妹矜膏沐。新樣羅衫鬬裝束。不是紅兒與雪兒。芳名誤入煙花錄。妓師心苦教新聲。琶

琶銀甲出難成。枇杷門巷家愁住。鸚鵡簾櫳客恥迎。紫鸞箆嬾梳雲髮。曉妝愁把花鈿貼。羞持檀板唱楊枝。慙勸金樽傾竹葉。豪家公子宿青樓。徵歌不惜錦纏頭。阿嬌欲得藏金屋。翻使紅妝更抱愁。斛珠難買嬋娟諾。不學丁孃歌十索。白璧終難玷姿軀。黃金容易成姑惡。逃歸半夜叩蓬門。骨肉猶憐兄嫂存。典却金釵還換米。紅顏薄命總消魂。艱難朝爨心悲痛。操作天寒還忍凍。蟋蟀燈中夜織機。梧桐井畔晨提甕。秋月春花又一年。風波更起事堪憐。重到平康舊居

處。強教賣笑倚門前。心堅鐵石原難改。玉潔冰清終自矢。已說羅敷自有夫。非如蘇小甘為妓。鶺鴒啼徹夜房空。一點殘燈慘不紅。颯颯陰風吹火滅。美人畢命阿芙蓉。鴉片煙一名阿芙蓉十日尸香顏色好。天風環佩歸瑤島。妾身難覓返魂香。郎意空悲獨活草。已訂鴛盟誓不忘。拼將一死報檀郎。冰肌玉骨何能污。蕙質蘭心只自芳。瓊魂夜泣金閶路。女貞花艷紅開樹。表烈誰題幼婦碑。埋香羞傍真孃墓。

朱孝烈女詩八首為許蔭庭太守作

朱氏女世爲靖江望族隨母寄住武林許越身藝庭太守聘爲繼室賊犯武林未嫁而殉難藝庭如例請旌立傳徵詩作此以報

女家在靖江隨母武林住賊犯武林門扶母出城去出城城已破扶母歸故宅道逢中表親李蘭亭脫簪寄江北

既寄一金簪復寄玉約指式如玉如金珍重囑許子生受許氏聘死爲許氏鬼女身投井中女魂歸許氏母側不忍離賊至無生理女死猶得生女生眞箇死

投井死何奇奇在賊未至君子防未然嫌疑急須避入夢事何奇奇在同夢耳拜姑復見夫依依泣無語生雖未同室死定期同穴可以慰女心楔綽表孝烈

題許烈姬香濱和湫玉詞稿

姬名德蘋字香濱本楊州鄧氏女早失怙恃有許氏婦撫爲已女契來吳門後許卒其嗣子誘鬻籍中投繯求死不得會有郡中朱君和羲發偶慕其才出金與保母以爲妾歸朱氏布衣操作倡酬相得咸豐歲辛酉二月朔賊陷洞庭山見姬色美欲汙之詈賊不從拾石投賊

向賊斬其右臂不死更刃其喉而絕時年三十有六所著和潄玉詞已刊行

烈哉烈哉許朶白斷臂猶持石擊賊生前節烈拒紅巾身後詞名追白石朱君子鶴本詩仙得此烈婦名更傳題辭玉泉（養初詠春）皆舊識刦灰飛去隔雲天我亦蘇臺流寓者訪友觀荷莫釐下當年曾耳香濆名今讀瑶章庚午夏刦餘吟稿半凋殘潄玉詞傳和易安易安晚節負慚德地下相逢應汗顏

解救斷鴉片煙方

每日用赤猪肉四兩切碎放鍋中炒熟加入黃砂糖一二兩仝炒乾取放盆中如思片煙難過時取肉食之則可挨過日日如是吃過七日則煙可斷以後雖思煙不可再吃若再吃之則無藥可救矣雖再吃肉糖亦不靈矣切戒切戒

解鴉片煙藥丸方

上洋參　五分　化州橘紅　五分　沉木香　五分
上肉桂淨　五分　白荳蔻　五分　川貝母　五分
胡椒粒　三分　阿烟膏　五錢　硃砂　五分為衣

先將七味研細末和阿片膏合拌爲丸再以硃砂爲衣如桐子大每服四五丸或七丸視症之輕重以爲加減。凡服此丸未能一時即斷暫服暫減即可斷根。二方服之無不效驗。故傳之以爲救世慕阿烟之害甚於砒酖。一經入癮欲罷不能。傷財受病促壽變形。飲食日減。甚至不能生育子女。爲害匪細。奉勸世人如有犯此物者。依方作速製服。可以永遠除根。半月之後即能強飯肥胖勿再戢飲。庶可保身承祧也。戒之戒之。

解鴉片煙藥酒秘方

全歸五錢　熟地四錢　白芍四錢　川芎二錢　洋參四錢用福圓肉數錢煎湯浸晒三次爲妙　白朮二錢炒　兎絲餅四錢　杜仲四錢鹽水炒去絲　炙芪四錢　京桂四錢淨去粗皮　甘枸杞四錢　炙草二錢　棋南香二錢研末　龍涎香三錢要眞者如無用川貝母代之　鹿茸末四錢炙好　眞虎骨四錢酥炙杵碎　鴉片膏三錢

以上諸藥。用紗袋裝好。放酒罈中。取上好高粱燒酒六斤。浸此藥。封固安鍋中。隔水蒸一炷香久。取起待用。

每飲此酒一小杯。再取白酒一小杯和服。如再飲須

再和白酒一小杯。酒完可以斷根。如藥太重。則加入燒酒三斤亦可。

海島逸誌人物考畧

王三保

王三保者。明宣德時內監也。宣宗好寶玩。因命王三保鄭和等至西洋採買寶物。止於萬丹。實未嘗至吧國。而三寶壠。有三保洞。俗云。三保遺跡。極有靈應。每朔望士女雲集。拜禱其處。井裏汶海中有嶼。長數百里。名蛇嶼。相傳其蛇有大珠為三保所取。死而化為長嶼以禍人。

說頗荒唐。存之以備攷。

澤海眞人

澤海眞人。姓郭名六官。始以帆海經商舟師。番人窺其貨物充盈。將萌惡念。六官陰知其意。乃曰、奴輩利吾財耳無須行兇。俟余浴畢。自獻所欲。浴竟更衣、赴海而行。瞬息不見。番人大懼。有頃風浪大作。舟覆番衆盡死。華人以爲神。私謚曰、澤海眞人。立祠以祀焉。

蘇某之妻

漳城東門外深青社。有蘇某者。經商西洋娶婦某氏數

載以不獲利而歸遂卒於家西洋婦聞其訃且知其家貧親老子幼乃孑然帆海以歸夫家奉養老母克盡孝道教子成人嗚呼婦人節義求之中華尚不多得況荒服僻壤之地哉誠令人肅然起敬嗟感不忘也惜未詳其姓氏爲可憾耳

連提公之妻

連提公之妻某氏容貌艷麗遭吧國之亂夫死爲權貴所得欲納以爲妻某氏佯許而請祭其夫於江然後易吉從之致祭盡禮投江而死

連木生 性惇

連木生居於聖墓港之蕉園謝絕時務工於草書喜管絃能詩善奕各盡其妙每禮拜日賔朋滿座殆有北海之風園中樹木蒼翠花果叢茂垂楊拂水松栢參天有樓曰得月樓有橋曰月橋有竹林有魚池幽隱屈曲頗有雅致而木生人品淡然如菊襟懷灑落誠當時之隱逸也

陳豹卿

陳豹卿名瑀漳之石美人性機警能知人其堂兄映爲

三寶壠甲必丹豹卿往訪輒能佐理其事映卒遂襲其職買帆數十發販州府所到則其利數倍不數年富甲一方蓄歌童教舞女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余始至壠見番官淡板公往候豹卿隊馬數百整肅而來至柵門外則下騎入門則膝行而前豹卿危坐俟其至乃少欠身噫異鄉貴顯一至於是真爲華人生色也吧中有太第一區名三寶壠土庫唐帆初到客有欲到三寶壠者則進其土庫並有船護送至壠或通譜或瓜葛或薦舉或投奔悉皆收錄因才委任各得其宜華夷均領其資本

經商者不計其數壠地賈帆輻輳貨物充盈甲於西洋迨歿之日賈帆停泊生涯頓歇壠中爲之寂寞語云人傑地靈良有以也

許芳良

許芳良漳郡人也爲吧甲必丹性開擴有雅量蔡錫光時爲門下客每稱其氣量人所不可及果有椶梨者漳之佳果也亦不可多得唐帆或有攜一二枚大者百金少者數十金皆有力權貴者置以貢於吧王芳良市兩枚付錫光將以進之吧王而錫光悮以爲常果剖而供

之。芳艮徐曰、此誠故鄉中珍果也。實希得嘗。悉呼其眷及家人共嘗之。妾汝有丁香油用玻璃瓶貯之、大者每瓶價百金。錫光拂几悮碎之。香聞遠近不可隱。遂告之芳艮。曰、生毀有數何必較也。吧中宴貴客則用玻璃器。杯盤茗碗。俱係玻璃。每副價値一二百金。一日宴客。婢失手盡碎之。長跪請之芳艮。曰、無須進內。但云我悮碎可矣。蓋吧中法度。馭婢僕甚嚴。僕則自行管束婢則細君主之。芳艮不如是。則婢殆矣。有許姓者。落魄爲傭。時吧中諸許皆貴顯芳艮每以自炫。有云傭者許姓。芳艮

即招之曰、既係子姪行。到吧當即見我。何自苦爲也。錄用之不數年竟成巨富。其雅量如此類甚多。不能畢舉焉。

黃井公

黃井公。漳之漳浦人也。性朴訥。胸無宿物。初爲三寶壠甲必丹。以詩酒自豪。不受約束。遂遭遣謫。又以課項未明。竟至囹圄。或爲井公謀。以其所負於巳者。告之上臺。使償巳責。井公曰、緣我一人。而累及衆人。吾寧死不爲也。衆共仰其義。願爲之地。各歛金而出之。長子綿光在

吧。奮志經營。頗爲小康。乃奉井公歸養吧中。築園於淸漪之沼。日與二三遊侶。嘯咏其中。以自適。人皆以爲古厚之報云、

僧佛賔

佛賔三寶壠觀音亭住持僧。漳之漳浦人也。能書善畫。出言滑稽。公然娶婦。育子女各一。蓄婢僕。客至喚婢烹茗。誠可笑也。蓋西洋僧家有妻有妾。無足爲奇。余有戲贈佛賔絕句云、聞道金仙在此間。禪家世事竟安閒。袈裟自繡閨房裏。待客烹茶喚小鬟。

張雲裳

蒙城張雲裳〈蘋〉工詩詞。善書小楷。尤工繪事。花卉宗南田。智慧過人。張麗坡參戎之女也。湯秋谷雲林太史之妻。先大夫梅麓公之女弟子也。著詩三卷。詞一卷。惜未刊行。中年去世。祇生一女。秋谷不忍續娶納妾生子云、

胡芑香

常熟胡芑香。工寫眞。曾爲余繪三十八歲小象。名曰總領衆香圖。黃穀原補山麓寒梅。嚴問樵補綠萼。黃秋士補侍女。一捧琴一捧壺。陸侶松馬。根仙。陶錐庵。蕉仲梅

陸次山翁少海程敘伯諸君各補四時花卉錢梅溪題總領衆香四字題詩者衆刻入壽鼎齋藏書中芑香善堪輿予一茂才亂後不知所終

同人題玉谿晚年畫跋

余既爲融齋先生題化雨慈雲圖今夏覩是幀覺煙雲變幻逸態橫生於古人法外別具蹊徑如食江瑤柱當味外求之視沾沾於形似者正坡公所謂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耳讀竟書此以志欽佩庚午小暑後五日蔣節記於海上

玉谿先生博雅好古餘事及於六法往往得宋元以來諸家遺意能遺貌取神此墨韻逼香光筆情橫溢過於江上至其元氣淋漓有泰山出雲膚寸而起不崇朝而雨遍天下氣象匪特一隅之潤已也同治庚午長夏興化劉熙載觀并識

蛟龍未出山吐氣已如此霖雨與人看其誰呼之起庚午夏五月觀畫并題淶東孫玉堂

玉谿世丈先生詩情書法兼擅其勝而又多藏書畫名蹟縱觀博覽其胸中丘壑已自奇絕故見諸筆底者鮮

不臻妙。此幀筆墨氣韻幾與元暉抗行。讀竟爲之傾倒。爰識數語。時同治庚午夏六月朔日石史徐大有。

玉谿翁今年已六十八矣。終日作詩不倦。間作山水。在八大石濤之間。此幀出入風雨。卷舒蒼翠。米元暉自謂墨戲。並正千古畫史謬習。余於玉翁亦云。同治庚午夏五月嘉興楊伯潤觀并識。

雲山纔數點。氣象變萬千。潛蛟騰巨壑。霖雨徵豐年。心抱濟時術。身結避世緣。還將畫中意。遠道致殷拳。庚午夏日觀玉谿翁作是幀。賦此以誌欽佩。江湄

峯迦模糊雨滿城。下車曾已慰蒼生。今將濡染淋漓筆。
寫出無聲潤物情、王谿詞丈。詩情畫意、並臻神妙、譽

江歸久矣。前月為劉融齋先生作化雨慈雲圖、茲復作
斯圖、並囑題詠、淋漓老筆、自是壽徵。爰識數語。平湖王
成瑞。

王谿翁。今之逸民也。既非仕。亦非隱。唯有道者與之遊。
自少而壯。壯而老。無日不沈酣於墨林藝圃之中、故其
生平工詩工書。而尤工畫、甚寶貴、如麟鳳芝草、非其時
不出。非其人亦不能得也。今為敬齋先生作是圖、此豈

偶然者耶。夫名公卿。澤潤蒼生。亦分內事耳。至能傾動山林之士。而使之心折手摹。以曲繪其涵天盖地之量。則必有大過乎人者在。盖不徒功德及民。而其好善忘勢之心。與樂道忘人勢者之心。胥於是圖而見之矣。玉谿翁之筆墨。豈苟焉乎哉。庚午七月曬書日。淶東孫玉堂拜觀謹識。

庚午夏至後一日。蒙玉谿世丈先生枉過小齋。袖出近作化雨慈雲圖。筆墨超脫。絕去尋常畫家蹊徑。不易得也。閱竟不覺傾倒。爰誌數語質之融齋先生以為然否。

石史徐大有。

玉谿此作。純擬大滌筆蹊逕。已與煙雲而俱化矣。融齋先生有霖雨蒼生之念。其鑒而藏之。吾恐行篋中奕奕有龍氣也。同治庚午梅子黃時小樓坐雨。周閱觀并紀。

龍門化雨沾濡遍。鱗屋慈雲覆被多。經濟文章足傳世。筆隨意到墨生波。王成瑞題書于倚虹別墅。

玉谿翁此畫極似方方壺。能使山氣欲動。風雲變化。氣韻藏於筆墨。筆墨成於氣韻。遂致蒼莽。有天馬騰空之

妙吾未見融齋先生。但觀玉谿翁爲作是圖。則韓孟之交。雲龍之逐。其在斯乎。庚午夏至孫玉堂拜觀。

玉谿世丈先生。收藏書畫甲於東南。其沈浸於宋元諸大家日久。故落筆輒造神逸之境。此觀瀑圖爲澤夫尊兄作。着墨不多而神理自足。眞傑構也。辛未冬月獲覩於天空海闊之居爰書數語以誌欣佩滬上徐大有

倪黃天下稱毫末海煙凝。老齊三兩筆。瀑布白虹騰。辛未十一月同客申江北溪題。

玉谿老作山水早歲規模大痴。晚年自寫胸中逸趣。故

擬之八大。無此沉雄。方之苦瓜。無此蒼勁。今爲澤夫仁兄寫觀瀑圖。亂山喬木。玉虹下垂。白雲吞吐。眞有駭心動目之奇。足見此老。生平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自然流露於紙墨閒也。拜服拜服。辛未冬澤夫仁兄屬胡公壽。

玉谿先生深於六法。其氣韻生動淋漓。爲近日名家逸品。良由胸中邱壑。無纖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也。吾人生平涉歷。迫於塵事。雖登山臨水。不爲不多。當苦匆匆。未能得趣。今讀先生此畫。頓覺令浩然神往。悠然意遠也已。質之澤夫賢契。其亦與余相同焉否耶。同治辛

宋仲冬融齋劉熙載題於寶書精舍。
蒼蒼茫茫。山高水長。別有天地。許我徜徉。何有獨而無
偶。必相得而益彰。吁嗟乎。知音罕覯。古調淪亡。吾願玉
谿老子還濡毫而漆識曲之鍾郎。辛未冬澤夫仁兄大
人屬題。右卿弟孫玉堂。

見聞隨筆卷二十六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覆飯陰溝被雷擊

道光二十年余居蘇城西麒麟巷一日大雷震天頃刻雨霽聞城中雷擊一小子因其覆飯陰溝故遭雷擊可見粒米不可不惜也記之以警世之賤踏五穀者

夢逐瘧鬼

同治十一年正月底余居上海城南顧家巷袁氏宅時陳氏病瘧兩月矣余夜坐房中假寐夢見一鬼物長大

惡狀難看立在床前余遂起立大聲叱之揮拳打之鬼躲身床側復打逐之出房桌上燈臺打翻落地腳將出房婢適持燈桀進房扶余坐椅上口尚大呼逐鬼眼猶緊閉未開病婦在床喚醒余夢眼開發覺渣油著衣袖猶記鬼物逃遁形狀病婦從此瘥愈亦一奇事故特記之

斐姑娘

胡子英茂才與我言大英國有一貞女斐姑娘年六十餘面如桃李冷若水霜好讀中國書特請滬上青生張

蔡生救四聲切字法曰習康熙字典切字爲業能說中國話性愛清潔不樂有夫老而好學亦可敬也視世之爲士者名爲讀書曰不伏案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眞斐姑娘所不齒也吾願世家子弟努力讀書免爲婦人天壤王郎之誚則幸甚幸甚

胡壽芝戲言獲罪

錢唐胡壽芝號東目山人曾爲臺灣同知饒於財罷官寄居吳門織造府前工詩著東目詩集評論古今詩話唐賢中獨不取李白與余言交友說話不可不愼有人

特陶雲汀中丞詩章來問何如余曰此中丞詩也其人傳語於中丞中丞懷恨忍而不露逾年小婢暴死隣人誣我妻爲婢偷食將肉剪舌而亡聚衆數十人打進廳堂書室片板無存內室閉門未遭蹂躪當即鳴之縣府白日打搶縣府親臨踏看打搶情眞追隣究問衆稱剪婢舌圖婢尻衆隣不服代婢報讐云云縣府詳三大憲陶中丞大怒立傳余家屬女眷到案嚴究實情大加予罪予則一口承當剪舌斃婢皆是予一人之罪與家眷無涉當堂畫供收禁以快中丞之意事關於蔣制軍攸

恬
御制軍吾故人也知予已久又接予獄中訴冤之稟遂發二位觀察來蘇公斷提予出獄搜求婢屍不得明知誣控打搶是實救予罪罪衆隣噫一言之戲幾至亡身傾產可不懔與胡與余往來時年逾七十約在道光二十年間亂後過其舊居之地一片荒烟蔓草昔年華屋化作邱墟可慨也已

沈雋甫長吾惡報

杭人沈雋甫明府湖州錢東平之表親也錢薦沈入雷營當文案沈有才能雷器重沈毀尋程錢惡斥之由是

沈語錢於雷曰錢有異志不殺將不利於公矣雷與錢議事不諧雷退命張小虎刺殺之逾年沈自嚼舌頭說話不清到上洋就夷醫醫愈又逾一年沈復嚙斷舌根而亡人謂其語殺東平之惡報也

先大夫雜錄二則

嘉慶甲子余在金陵同人扶乩問主考題目解元三事乩判云兩人一處共三場萬物千年與四方就裏機關誰識得一輪明月照青羊是科江南正考官戴均元副考官涂以輈皆江西人所謂兩人一處也首題譁儛甚

一節次題萬物載焉三題千歲之日至所謂萬物千年與四方也老子號青羊君固知解元之姓李矣及揭曉果李申耆兆洛作解三事皆驗而扶乩時則六月朔江南考官尚未放乃題已有元已定然則何事非前定耶又余少時科試在郡同舍諸君扶乩問科第乩判云鳶飛戾天魚所問非所答疑仙示以題同人皆擬作乃試題則又誰怨三字以爲不驗置之矣及長案發一等第一名爲吳鵠一等第十名爲吳鯤以下不錄矣兩吳君叔姪同叩乩者眾觀榜大笑以爲奇驗然倉猝之間尋

此五字包羅一案。拥何巧且捷耶。此二事皆余所親聞。故錄之。

雷擊鐵十字架

同治十一年壬申三月初六日。上海夷場棋盤街鐵十字架打斃中國一人打傷外國一人

蔡蘊三唐文學趙長子

咸豐十年庚申三月十三日。西寇犯蘇城。余陷城中九

閱月全仗蔡蘊三十一月二十二日引我出危城十二月二十二日趙長子代我買舟送我到陽湖東洲村十一年正月初七日唐文學爲我過江北送信至通州石港與吾壻于漢卿通消息問兒子功成下落漢卿得信即著舊僕平福同唐文學來陽湖接我到石港始知成兒於十年三月十二日未時同宮文家姪舊僕平福出城斯時毛賊已抵蘇城遂至江口喚渡過江三人至石港避難之事我與陳氏出坎一家團聚全仗蔡趙唐三友之力又過十二年流寓上洋居然無恙眞天幸也故

特記之。俾吾子孫切忘蔡趙唐三友之高義云。

施魯堂善報

吾鄉施魯堂。業儒未就。因事不業。好行善事。濟困扶危。長子俊升號薇宿。登賢書。入都應禮部試。途中遇盜劫去行李。身無一文。離京千里。同一僕。倉皇無措。忽遇客官。憐贈二十金。遂雇小車。到商唐州。見州官。告以被劫之資。入都。州官又贈三十金。遂應試。還家遇難成祥。皆魯堂好善樂施之報也。故特記之。

胡子英茂才

胡子英茂才原藉安徽涇縣人。寄藉江蘇長洲縣生員熟讀史鑑頗有豪氣口不慎言人多惡之子英於朱沏秋茂才案頭見余劫餘詩選中登岳阜謁鄂王廟歌心焉慕之遂挽沏秋同來訪余於滬城寓齋一見如故乞詩并見聞隨筆拜謝而去從此時時相過慰余寂寥代余校讐見聞隨筆二十五卷欣然謂余曰此書筆簡意繁雅俗共賞有關世道人心之作也必傳無疑余曰拙筆不足傳而書中忠孝節義之人物必有可傳者且俟後之君子匡余不逮或增減之則幸甚幸甚余嘗與子

英論交人接物之道以謹愼持己以忠恕待人則寡尤寡怨矣予英唯唯而退同治十一年壬申正月十八日重來見余曰今年處館滬城寓城南望花樓下可以時相過從叨教匪淺毎逢禮拜之日必來與余暢談半日余飲之以酒食之以麵花深方去忽過一禮拜不見予英來訪余念之因自訪之駭聞予英得傷寒急病未七日而已去世嗚呼如斯人者竟不永於年乎心傷不已因叙其契交之由校讐之勞去世之速如此

楊瀏洽

楊澥滄丈福建人道光年間寓居蘇城年八十餘鶴髮童顏飄飄欲仙性好潔嗜書畫時時訪余於西麒麟巷暢談今古甚相契也一日邀余至其寓齋自烹武夷山頂名茶用荷葉露煮之茶具之精見所未見小杯飲之香透丹田涼生舌本其香如木瓜是武夷茶中之頂高品也逾年別去不知所終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舟泊九龍山下夜夢人言楊澥滄翁尚在人世已百餘歲矣醒而書之以志曩昔之契合云

董琴涵

吳縣董琴涵年丈國華詞林官廉訪退歸林下居慕園日尋友朋詩酒之樂子世惟字幼琴工小楷孫韞綺年少登第官於都中皆其高曾之盛德有以啟之也先大夫與董丈爲詩交莫逆交先大夫詩文全集黄秋士繪笠屐圖董丈題像贊幼琴書之久刊行世余寄居蘇城西麒麟巷與慕園相近攜詩賦稿即呈正於董丈董丈得詩即加墨圈之長言評贊謂門人曰齊子治七古下篇不拘一律如行雲流水得大自在爾曹學作七古宜每師之於是吳門士者取余别號曰齊七古與費蝴蝶

夢仙沈夕陽閣生而作佳話亂後過嘉園一片荒煙蔓草不勝今昔之感云

潘三松先生

吳門潘三松先生奕雋字榕皋詩古文詞真草隸篆卓然大家久傳於世與先大夫爲忘年交詩篇往來甚亦有年先大夫宰金匱時先生來游惠山曾入衙齋觀書畫裘年十一初得見先生於梁溪先大夫署督糧分府又見先生於吳門先生與人談天雙眸緊閉觀書畫題跋開眼靜觀許久振筆一揮而就年逾八十顏尚如童

眞地行仙也。見裴詩畫謬加評目許以近古自今思之。先風霽月如在目前。曾聞先大夫言先生殿試後邀友游西山。先生失去狀元。其友失探花。先生笑曰狀元三年一個失何足惜。游山之興一發斷不可遏也。時人以爲美談。其空濶好懷。概可知矣。五十辭官歸里。手種三松於堂下。松長龍鱗。猶及見之。自號三松居士。先生之子理齋探花。姪芝軒狀元宰相。孫順之翰林。姪孫功甫中書。星齋侍郎。敍庭侍讀。季玉方伯。再姪孫祖同探花。祖印翰林。李中堂翰章題其門曰。狀元宰輔祖孫父子

伯姪兄弟翰林之家其先世之積德累仁之善事不可枚舉故其子孫科第緜緜先生之品行文章富貴壽考前裕後一代傳人尤足令人仰爲泰山北斗猗歟休哉何德之隆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之謂與故特書之爲世之積善者勸

應菊裳封翁

永康應菊裳孝廉余畏友也以仁存心以禮待人道咸間余到杭州謁常南陔中丞於節署談論金石書畫封翁在座相陪讌會亦同暢飲封翁中丞之門下士也與

余一見如故把臂訂交時余籌資刻寶稧室法帖出資書畫爲刻資封翁代爲吹植極費心神令人深感其爲人也寡言存誠樂善好施不講道學而真道學故其哲嗣敏齋孝廉由州同八官未十載已升方伯當其爲上海觀察時創興龍門書院普育堂助脩縣志四門義學歲濬城河種種善舉實爲德政去任高昇時紳士墮淚父老焚香拜送河干不可數計此余在滬目覩情形此皆封翁積德累仁有以致之也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光之謂與同治六年五月余從泰州渡江至滬收拾

吉弟子弓號振儒荊谿宜興馬曰瑚鐵齋觀察詞余吳子弓弟詩五言數十韻爲之心感分廉六十緡贈子弓甚費十月餞余滬城也是園湛華堂校刊故友蔣劍人文集兩冊又宋大儒陳龍川文集十本年餘乃成余幸得附校正之名於大賢集上皆觀察之賜也余今年七十又蒙惠介壽之金惓惓不忘令人可敬細敘兩世交游俾吾子孫毋忘高誼云爾

王賦齋異事

吾友楊堯門居士翼亮宜興人詩宗李杜書法秦頤兼

通三教九流之書料事如神奇才未用遭難不死閉戶著書與余交最深嘗與余言宜興故事有富村王賦齋老諸生家居見一青衣持帖來請花間揚帆而去俄頃到官齋弟子十餘人來拜先生每日講解四書五經迴半載尚未得見東翁王問從者東翁何在從者對曰王人貌異恐先生見之心怯故不敢驚動耳王固請越日東翁出見青面紅鬚惡狀難看王知是神便問已年幾何東翁命左右查來吏呈簿說王壽尚有一年王曰俟我脩完縣志再來何如東翁諾遂辭館歸年餘志成又

見青衣持帖來請王曰尙有家乘未脩且俟脩竣卽來使者去家乘脩畢無疾而終當其脩志謂奇孝偉節只有鹽梅夫人剔目夫人斷臂夫人堪登志乘其餘夫死不嫁尋常守節者一并削去其論似刻然其中亦有至理存焉

許某氏寃魂索命

浙江官家許某某寃子娶婦某氏過門三月已有娠某氏歸寧次蘇閶婦有娠謂娠自外來命子立刻寫休書出其妻某氏接書投繯而死已後十數年許某父子兩

人暴卒。傳是某氏冤魂索命捉去同治十年事于彤侯外孫云。

王仙溪

婺源王仙溪承恩明府。其故人也。少時讀書蕭寺見彌勒佛口占上聯云笑呵呵坐山門外覷著去的去來的來。縐眼愁眉都是他自尋煩惱。下聯對不出邀四十餘年。出差如皐。余亂後不期而邂逅。談至夜深。語及此聯索余對。就以了宿願。余隨筆作下聯云。坦蕩蕩載布袋中休論空不空。有不有。含哺鼓腹。好同我共樂昇平。仙溪

拍案叫絕後至揚州己巳之秋重游興教寺僧人索書此聯刊板懸掛彌勒龕前以留鴻爪一印云

徐公可

徐公可名同善安徽人工詩能文家藏書畫碑帖甚富亂後只存瘞鶴銘八十四字有鶴壽不知其紀也七字完全真海內無第二本希世之珍也余於同治十一年壬申五月初二日訪許叔平明府揚城運司街得遇徐公可坐談片刻如逢故人幸矣公可即返鎮江南門外大覺寺約余焦山自然庵相會同賞鶴銘不知夫緣如

何故先記之

許叔平

安徽許叔平明府名春恩余故人也詩古文詞之外又著叩頭一書八冊余勸其登刊行世與余言亂後在安慶曾見班超手書真蹟一巨卷鍾太傅王右軍以至明季董宗伯皆有題跋時爲汪氏所藏劉曉嵩觀察借觀不還許以三千金易之汪氏不許亦一佳話也叔平與余時爲方子箴都轉詩友三人倡和聯吟殆無虛日天涯同客亦是前緣

吳子敬

鎭江吳子敬封翁。年七十四歲。腰脚輕便。談笑詼諧。好藏書畫碑帖。壬申四月。與韓文川茶叙。因識子敬。一見如故。時相往還。得觀珍藏顏平原書右軍筆訣十二章。懷素草書筆訣十二章。顏平原書嚴元亮索書原由。自謂草書不及素師。故轉索素師書之。顏真素草。早立人間。真絕無僅有之珍。余年七十。始見曾公墨蹟。足誇眼福。至於素師書千文墨蹟。余曾雙鉤勒刻入實稼室法帖初集中。余有唐林藻字偉乾深慰帖墨蹟卷。海內至

實也塊與顏素爲伯仲書之以志欣幸

張仲虞

會稽張仲虞學部刺史孝子也吾故人也少隨尊甫運舫河帥出口經歷冰山遂繪凌山策騎圖尊人見背於龍沙又繪龍沙岡極圖題詩作記甚多不及細述仲虞扶櫬歸里辛苦備嘗往還數萬里路見聞所及一一記之詩文年未五旬便歸道山惜哉同治十一年壬申四月余來揚州寓於地官第仲虞之姪子希運同克賢館中得見仲虞之子子猷千飈出示一二圖不勝今昔之感

矣。

張仲虞題拜竹山房圖五古

坡公昔有言。無竹令人俗。予豈佳士耶。左右亦脩竹。前年來廣陵。容膝有茅屋。小院僅觀天。不植閒花木。愛茲瀟灑候。佐以蒼蒲綠。可以虛我心。可以伴我讀。帶雨潤牙籤。迎風拂碁局。時復一再拜。聳然呈面目。折腰豈憚煩。有客來不速。大言君何迂。無迺自取辱。豈無深谷蘭。豈無傲霜菊。胡爲愛此君。此君實空腹。予聞忽三歎。君言非所服。菊非不爪爪。蘭亦滋馥馥。

朔風天上來、與誰爭瀟灑、郁葛若與三竿、終年秀可掬。
挺拔拒石尤。孤耿欺滕六。風度自翩翩、胸襟勿歷歷。
四月新筍抽、蔦斛閒愁逐。歲寒與之盟、生日爲之祝。
若彼桃李花、尤非予所欲、況以九節資、猶復儀容肅。
吾儕奚足論、而敢辭碌碌。故人筆如椽、爲我圖成幅。
拜鄉法南宮陳拜翃題額、丹蘿撫石谷諸丹蘿繪圖、排闥遠山
青、依闌除澗曲、環玗何幸哉、亭亭樹屋角。周官九拜
齊、讀之重翦燭、因思古聖賢、昌言致足錄、米尊一拳
石。陶卻五斗粟、予亦有心人、學乃知不足、處世鮮眞

朋枯坐難憑獨斗酒　算杯展卷日三復客無笑鞠躬應幾少自昜曾稽羨竹箭鄉思時振觸何處報平安徒向天涯哭

黃敵多

婺源黃敵多望族之裔才兼文武身通一十二藝足跡遍天下言語通華夷眞曠代之奇才殆亦東方曼倩之流亞也平生好浪游不樂仕進行李數十石從者數十人揮金如土不知其資重之所從來翱翔方外到處逢迎子女玉帛冶容慢藏從無盜賊之虞又似俠客之游

戲。嘉慶十七年。舟停錫山驛。訪先大夫於梁溪官舍。爲留十日而去。吟詩作畫。醉舞狂歌。無一不驚人心目。先君歎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黃君之謂也。時袠年十一。親見黃君。氣宇軒昂。筆墨超妙。衣服華麗。侍從衆多。其景象如在目前。惜乎。神龍見首不見尾。梁溪一別。不知所終。

于慶瀾

于慶瀾者。不知何許人。有肝膽。武藝過人。幼失怙恃。山陰張雨琴大令。學裏。爲役。張大令由鹽務官。改授安徽

青陽縣令西寇犯境大令帶兵出隊一戰而亡于從賊中負屍藏山中坐守數日賊退覓棺殮扶柩歸里其義勇如此聞者莫不歎嗟越數年執戟從戎屢獲戰功得叅將花翎後來功業不可限量張令公膺恤典世襲雲騎尉王忠役義實爲可嘉張公從侄子猷予揚口述其事故特書之以表其忠義

王穉凡師

吾師王穉凡孝廉士杰婺源城人汪文端公門下士也手著十三經解十六册惜無力付梓竟失其傳初中副

榜。繼登賢書。常以不中進士爲恨。年近六旬而卒。子茂才。忘其名。早卒。孫一。業儒。

余芳遠師

吾師余芳遠封翁。婺源沱川理源人也。其曾祖余積中先生。著省吾錄。父余秀書先生。著膚言。懿行。詩古文詞。入鄉賢祠。子燦雲孝廉。作令江左。孫五人。述祖孝廉。軍功保舉道銜。次孫述古縣丞。相繼殂。三述文茂才。四述尹孝廉。五述洙茂才。理學淵源之家。明季以來二十世未脫秀才。可謂讀書世家矣。